

開放文學－風花雪月－霞箋記
第七回 麗容無奈寄血詩 玉郎情極追翠娘

話說張麗容將血書付於馮才，要送給李玉郎，叫他以為永訣之計。誰知事不湊巧，那李玉郎只因晝夜想著麗容，不得再會，真是無計可施。忽一日，聽得他父親出門赴席，他就大著膽越牆而出，急上去尋那麗容。穿街過巷不多時，來到麗容門首，將門敲得數下。馮才出來開門，看是李相公，說道：「我正為著相公去見你，不意到得府上，說相公不在書房，不知往那裡去了。如今來的正好，請裡邊坐。」玉郎進門，說：「快請姐姐來見我。」馮才說：「姐姐？姐姐因想得你，係吊死了。媽媽如今已走了。」玉郎一聽，說：「天那！麗容既死，我何以生為？」說罷就要撞死。馮才說：「相公不要如此，姐姐雖死，到在我這袖裡。」玉郎說：「一個人怎麼反在你袖裡？」馮才說：「有我姐姐的書在我袖裡，如同他在一般。」玉郎急說道：「快拿來我看！」馮才將書遞過去，玉郎打開一看，是一幅霞箋，後有詩一首： 死別生離莫怨天，此身已許入黃泉。

願郎珍重莫相棄，擬結來生未了緣。

玉郎看完，細詳此詩，說道：「你姐姐尚是未死，如今卻往那裡去了？快對我實言，決不肯相忘。」馮才說：「實不相瞞，媽媽只因他戀著相公，不肯接客趁錢，這裡阿魯台老爺要選姿容絕色的女子，進與伯顏丞相，媽媽已將千金彩緞收下，將他賣去了。」玉郎說：「果然賣去了？」馮才說：「難道哄相公不成。」玉郎說：「可恨！可恨！你快去將媽媽找回來，我與他講話。」馮才說：「媽媽自從打發姐姐去後，只恐相公前來胡纏，他已搬到他方，叫我在這暫守幾日，那裡去尋他？」玉郎說：「你不還我大姐，我要送到官去。」馮才道：「相公，這是阿魯大老爺，極有官勢的，如何終用，勸你不要想罷。我還有話告訴你，那日開船之時，姐姐只因放你不下，就要投水自盡，虧我救得他。因此修書一封，著我報與你知道。如今兩隻大官船，一隻是鐵木兒參將伴送的，一隻是姐姐在裡面坐著的。如今開船不過一兩日，相公快快趕上前去，倘然會他一面，也未可知。」玉郎聽說，就叫馮才跟他同去趕。馮才說：「我是不去的，你自己去罷。」玉郎無奈，說道：「且喜我帶得些銀子在此，如今也顧不得爹娘了，連夜趕上會他一面，再作理會。」有詞為證：

恨殺我侯門天樣，羞殺我陌路蕭郎。偷想怎到天台上，嬌麗質在何方？渭水折柳愁蕭玉，珠掌何能遇鳳翔？忙追上，顧不得風餐露宿，水遠山長。——右調《解三省》

話說李玉郎聞聽麗容已去，恨不能插翅飛到船邊會他一面，方才是好。此時心忙意亂，疾走如飛，那裡怕前途遙遠，道路高低，沒命的往前去趕。走至一個官碼頭，不見動靜，前邊有一擔柴的人來了，這玉郎就問子一聲：「老官，可見張麗容麼？」那老人說：「山裡紅？沒有。」玉郎見他年老耳聾，隨大聲問道：「我問的是翠眉娘。」老人說：「大尾羊？在山裡。」玉郎便指說道：「你從那裡來的？」老人說：「我是沿河來的。」玉郎說：「你可見有兩隻大船麼？」老人說：「過去多時了。」玉郎又問：「過去了有多少路途？」老人道：「過去有兩站多路了。」玉郎心忙說：「老官，起動你指引，陪我走一走何如？」老人說：「相公，我一日不趁錢，一日便忍飢，我是不去的，還要到山上打柴，沒有閒工夫。」玉郎說：「老人家，我有銀子送你。」老人說：「銀子倒是小事，但是過去一兩站路，只恐趕不上，空勞腳步。銀子我也不要，你自去罷。」玉郎無奈，只得又往前趕。走了數日，到得徐州地方，玉郎說：「且喜此處埠頭多有牲口，」隨叫了趕腳的牽驢兒過來。這腳夫答應一聲，說：「相公要往那裡去？」玉郎說：「我要趕鐵木兒的座船，你可見過麼？」腳夫說：「那鐵木兒可是兩隻大座船麼？」玉郎道：「正是。」腳夫又說：「如此過去有兩三日了，如何還趕得上？」玉郎說：「你既看見，那船中可見有甚麼人麼？」趕腳的說：「不見什麼，只見船艙裡面坐有一個婦人，聲音不知是唱曲，不知是哭泣，又聽的只顧叫道：『停長，停長。』且是聲音淒涼。在那裡尋死覓活哩。」玉郎一聽，心膽俱裂，說：「你的驢兒快些僱於我，俺要速速趕上救他性命。若是趕得上，重重有謝。」掌鞭的說：「不敢言謝，只給我一兩銀子罷。」玉郎說：「就是一兩，只要驢兒快些就是了。」腳夫牽過驢來，這玉郎即便騎上，急急去趕那麗容。有詞為證：

趁清晨跨上寶雕鞍，急煎煎揚轡去加鞭。你道是蹇驢行須慢，怎知熱心腸不放寬。加鞭趕上了翠眉娘，重相見傳也麼言，願贈你揚州十萬錢。——右調《雁兒落》

且說這玉郎心急如箭，將驢騎上，不住的加鞭去趕那麗容。這驢夫說：「相公，你下來罷，打壞了我的驢兒，將什麼趁錢？」玉郎說：「你的驢兒不快，只得要打。」驢夫說：「這叫做心急馬行遲。」又走了數十里，玉郎說：「前面是什麼山？」驢夫說：「是望夫山。」這玉郎觸目驚心，不覺說道：「我那翠眉妻呀，不知你可望我否？」正在感傷之際，那腳夫說：「相公，快將銀子與我，買草料與驢兒吃。」玉郎即將一兩銀子遞與驢夫。這驢夫心生一計，竟將銀子收下，騎上驢兒跑開了。此時丟下玉郎，走走不動，趕又趕不上，不覺眼淚汪汪，說道：「我那可意的眉娘已竟拋我幾程，如今又無腳力，如何趕得上？只得換上前去，到得前途，再作區處。驢夫，驢夫，你哄的我好不苦也！」誰知天意注定有這場分離，偏偏的濃雲四布，大雨傾盆。荒野之間那裡躲避，只得冒雨而行。此時神疲力倦，又值地上泥濘，黃昏黑暗，說不盡跋涉的艱辛，路途的苦楚。只是電光一照，看見了前面有座莊村，少不得一步步挨到莊上。此時大雨淋漓，那裡有人可問，只得敲門，說道：「有人麼？」裡邊有一位老者聽見，說：「此時大雨，什麼人叫門？」出來開看，見是一位相公，說道：「如今風在雨緊，有何急事？相公這等自苦。」玉郎說：「老丈，學生行路天晚，不意遭此大雨，乞老丈方便，銘佩難忘。」老者說：「相公不必著慌，請到裡邊去避一避。」玉郎隨著老者到一草堂，謝了又謝，隨即脫下濕透衣服，求老者與他烘乾。五更就要起程，這老者見他少年孤身，心忙似箭，便可有可疑，隨說道：「我看相公這等狼狽，老拙備有夜膳，聊可充飢，幸勿見哂。還有言相問：如此天氣竟冒雨而來，所為何事？這等要緊，望相公說明，致免疑惑。」玉郎說：「事到有一件，只是說起來話長，難以言傳。」老者道：「相公，莫怪我說你是來歷不明之人，若不說與老拙知道，不便容留，反覺得罪。」這玉郎一聽此言，無可奈何，只得實言相告，說：「老丈，晚生實有一段心事，難以出口，求老丈海涵。」老者說：「相公自管講來，老夫願聞。」玉郎道：「說來倒惹老丈一場好笑。」老者說：「豈敢！豈敢！」玉郎說：「實不瞞老丈，學生與一青樓女張麗容情投意合，結為姻緣，誓同生死。忽被讒人離間，用計將俺夫妻拆散，今又唆撥他媽媽圖恨，賣於阿魯台老爺，戒送京師進於當朝伯顏丞相。如今坐船由水路去了，學生故此急急趕來，只求見他一面，以決死生。乞老丈留宿見憐。」老者一聽，說：「相公莫怪我直言，此乃無益之事，你那人總然依依難捨，可惜一入樊籠，如何能見，況又是進於伯顏丞相之人，他如今有利有勢，我看相公乃一介書生，難以與他計較，勸相公不如回家去罷。」玉郎說：「老丈之言自是金石，奈學生與那人恩情難斷，況是前途非遙，任他飛上簸魔天，也要騰雲趕上去。」老者見勸他不住，只得留他一宿。明日玉郎謝了老者，又趕去了。正是：

乍得相逢結好盟，相逢又早別離情。

相思相見知何日，此時此夜夢魂驚。

話說李玉郎去趕麗容，那知鐵木兒將他羅到手中，恨不能一步送到京師，早早獻於伯顏丞相，以完其事。他便日夜催趕船戶行走，不得少停。這玉郎那裡還趕得上，這話暫且不講。

再說麗容與玉郎有生死之約，豈肯遠去京師。但見他整日哭天哭地，幾番要去投水自盡。這鐵木兒千條不小，因命幾個侍女輪班小心防守。張麗容總然要死，也就無計可施。惟有悲傷落淚而已。及到京中，鐵木兒打點要進美人。先將禮單開寫珍奇寶物，料理停當，到得相府門首，見一長官，說道：「俺是守蘇鬆都統阿魯台麾下參將鐵木兒，求見丞相的，要煩通報，見有黃金四十兩，望氣笑留。」長官說：「你可見得丞相麼？」木兒說：「見得的。」長官又道：「你且暫在此處等候，待俺與你去稟。」

且說左丞相伯顏乃天子之股肱，朝中之耳目，生殺予奪無不由他，升官加爵盡出其手，真乃是品居一人下，權尊百僚上。他的那赫赫威名震宇內，巖巖氣象遍乾坤。正值理事，這長官上前稟道：「今有蘇鬆都統阿魯台差參將鐵木兒要見。」伯顏說：「他如今鎮守蘇鬆一帶地方，甚是一個美缺。從沒見他有什麼物件貢獻於我，今來求見，有何話說，即命他進來。」長官傳出鈞旨，說道：「丞相爺命你進去。」那鐵木兒就往裡走，長官說：「此乃相府，不比別處，須要小心。」木兒拿著禮單到得堂下，說：「參將鐵木兒叩頭。」伯顏丞相說：「你是阿魯台差來的麼？」參將說：「是。」丞相道：「你那本官屢報虛功，外邦尚未臣服，差你來何干？」鐵木兒稟道：「本官久失敬儀，罪不容辭。聊具珍奇數件，美人一名，少伸犬馬，現有禮單奉上。」這伯顏丞相乃是灑色之徒，見有美人一名，便就中其所好，不覺滿心歡喜。隨吩咐道：「鐵木兒，你說有美人一名，可曾進來否？」鐵木兒說：「美人現在外廂，只因未蒙鈞旨，不敢造次。」伯顏說：「既在外廂，快備採輿接進府來，休得遲延。」木兒即命侍女服侍麗容進府。這麗容總想著那霞箋之事，只可付之流水。況且山高路遠，做夢也不知玉郎前來趕他，遂跟著侍女到得丞相台下，說：「張麗容磕頭。」伯顏丞相說：「美人，抬起頭來。」麗容將頭一抬，丞相將麗容細細打量了一番，說道：「妙哇！天姿國色，絕世無雙。鐵木兒，你本官真是一個妙人，他既是用心如此，封侯進爵指日可望。你還有甚麼話講？」木兒說：「俺本官仰伏天恩，坐鎮蘇鬆，四國盡皆納降，故特遣小官獻納美人來供歌唱，以規昇平之樂。」丞相說：「我堂堂廣寶，畫棟雕樑，只少金釵十二，今喜得娉婷到此，滿堂生香，豈是尋常佳貺。我將美人貯之金屋，早晚服侍於我，可以曲盡人生之樂矣。」這丞相正與木兒說到快活處，忽有聖旨來到，丞相擺了香案接旨。叩拜已畢，內史開讀，說曰：「『丞相伯顏所進番僧，教演宮女已熟，朕在便殿詔丞相同觀。』謝恩！」伯顏說：「萬歲，萬歲，萬萬歲！」謝恩已畢。伯顏丞相吩咐說：「方才進的張麗容，甚可吾意。我與他正好快樂，誰知忽有聖旨命俺入朝，似此好事多磨，令人傷感，也罷，先令侍女將麗容送與後堂，令夫人暫且收管，俟俺回朝再作理會。」正是：

君命來召不俟駕，玉踵連步急速行。

要知麗容後來如何，且聽下回分解。